







# 榮湖水獺風獅爺造景吸睛 文化季未演先轟動



記者陳麗好／金沙報導  
金沙鎮榮湖有水獺與旅行風獅爺出沒！可愛呆萌的造型與汶浦水岸相互襯托，越發耀眼，也意外引發民衆熱議，讓2023高粱老街風獅爺文化季活動，未演先轟動。剛設置

置大型水獺與旅行風獅爺造景，民衆聞訊紛紛前往拍照，讓2023高粱老街風獅爺文化季活動，未

照相分享，讓2023高粱老街風獅爺文化季活動，未

在測試中，預計9月3日登場，提

醒鄉親前往拍照時注意安全，並減

速慢行，為水獺營造良好友善的環

境。

金沙鎮公所配合

2023高粱老街風

獅爺文化季」即

將啓動的藝術裝

置。

金沙鎮公所說

明，為期近90天

「尋風·獅浪·汶浦水岸」裝置

藝術展演，將展

出2隻4公尺高

的水獺和2隻1

公尺高的小水獺

，以及1隻立面

達4公尺高的旅

行風獅爺。最近

正在進行測試，

整體作業尚未完

成，展期預計9

月3日至11月30

日，屆時敬請鄉

親踴躍參與。

金沙鎮鎮長吳

有家也指出，這

是金沙鎮公所結

合高粱老街風獅

爺文化季活動，

希望運用在

地汶浦水岸風光

，結合燈光呈現

白天及夜間之變

化，也藉由充滿

在地特色的造型

和文化素材，將

首次嘗試於金沙

的榮湖設置大型

的榮湖設置藝術，

希望運用在

地汶浦水岸風光

，結合燈光呈現

白天及夜間之變

化，也藉由充滿

在地特色的造型

和文化素材，將

首次嘗試於金沙

的榮湖設置大型

的榮湖設置藝術，

希望運用在

地汶浦水岸風光

，結合燈光呈現

白天及夜間之變

化，也藉由充滿

在地特色的造型

和文化素材，將

首次嘗試於金沙

的榮湖設置大型

的榮湖設置藝術，

希望運用在

地汶浦水岸風光

，結合燈光呈現

白天及夜間之變

化，也藉由充滿

在地特色的造型

和文化素材，將

首次嘗試於金沙

的榮湖設置大型

的榮湖設置藝術，

希望運用在

地汶浦水岸風光

，結合燈光呈現

白天及夜間之變

化，也藉由充滿

在地特色的造型

和文化素材，將

首次嘗試於金沙

的榮湖設置大型

的榮湖設置藝術，

希望運用在

地汶浦水岸風光

，結合燈光呈現

白天及夜間之變

化，也藉由充滿

在地特色的造型

和文化素材，將

首次嘗試於金沙

的榮湖設置大型

的榮湖設置藝術，

希望運用在

地汶浦水岸風光

，結合燈光呈現

白天及夜間之變

化，也藉由充滿

在地特色的造型

和文化素材，將

首次嘗試於金沙

的榮湖設置大型

的榮湖設置藝術，

希望運用在

地汶浦水岸風光

，結合燈光呈現

白天及夜間之變

化，也藉由充滿

在地特色的造型

和文化素材，將

首次嘗試於金沙

的榮湖設置大型

的榮湖設置藝術，

希望運用在

地汶浦水岸風光

，結合燈光呈現

白天及夜間之變

化，也藉由充滿

在地特色的造型

和文化素材，將

首次嘗試於金沙

的榮湖設置大型

的榮湖設置藝術，

希望運用在

地汶浦水岸風光

，結合燈光呈現

白天及夜間之變

化，也藉由充滿

在地特色的造型

和文化素材，將

首次嘗試於金沙

的榮湖設置大型

的榮湖設置藝術，

希望運用在

地汶浦水岸風光

，結合燈光呈現

白天及夜間之變

化，也藉由充滿

在地特色的造型

和文化素材，將

首次嘗試於金沙

的榮湖設置大型

的榮湖設置藝術，

希望運用在

地汶浦水岸風光

，結合燈光呈現

白天及夜間之變

化，也藉由充滿

在地特色的造型

和文化素材，將

首次嘗試於金沙

的榮湖設置大型

的榮湖設置藝術，

希望運用在

地汶浦水岸風光

，結合燈光呈現

白天及夜間之變

化，也藉由充滿

在地特色的造型

和文化素材，將

首次嘗試於金沙

的榮湖設置大型

的榮湖設置藝術，

希望運用在

地汶浦水岸風光

，結合燈光呈現

白天及夜間之變

化，也藉由充滿

在地特色的造型

和文化素材，將

首次嘗試於金沙

的榮湖設置大型

的榮湖設置藝術，

希望運用在

地汶浦水岸風光

，結合燈光呈現

白天及夜間之變

化，也藉由充滿





七月是論文口試的旺季，每年此時照例有許多新科碩士出爐，今年因為社會間人的論文風波，讓論文口試的任務增添了特別而微妙的氛圍。像這樣的論文審查，原本的用意，實為確認研究生是否符合授予學位資格之標準與能力，但由於社會對於追求學位的迷思與迷失，進而導致諸多引人非議的現象，對於進場負責口試的委員而言，只能就專業領域把關，對於那

些變調的光怪陸離，實在沒有能力去改變或影響什麼，畢竟每個人對於學位的看法猶如衆生相，不一而足。

然而，論文口試又不似會計或審計類的工作，除弊之外，如能因而興論文品質升級之利，也是美事一件。至於論文抄襲的論斷，借助資訊科技發展而成的論文比對系統確實幫了大忙，但並非完美無瑕，因而專業判斷介入，也是無可避免。只是，每次涉及對於真偽的爭執時，大學法學緒論那位教授激動的傳述，總是繞著腦袋轉，歷歷在目不能或忘。

「有一天，你走在路上，一位路人對著你大喊：小偷！大家快來幫忙抓賊！路人紛紛圍上來，問說：有人指控你是小偷，你自己說說做了什麼？」

可是，你事實上是什麼都沒做，不過從家裡出門要去上班，但大家卻要你『證明自己的清白』，請問你如何證明自己的清白？」

## 說法

◎蔡建樹

「又或者，你走過公園，遇見帥哥美女，之後走沒幾步，有人高喊非禮，被指控的對象就是你，可是你真的啥事都沒做，就只是路過，你極力表明這一切都是誤會，於是，有人要你『證明自己的清白』。」

記得，學生時代也會有類似的經驗。學校考試後，有人檢舉某位同學作弊，但當事人否認，於是老師也要他『證明自己的清白』。

這似乎讓大家很為難，如果你是當事人，該如何『證明自己的清白』？或許，隨時隨地在自己身上裝個錄影設備，就像車子的行車紀錄器那樣，以防萬一嗎？

然而，更嚴肅的是：為何清白的你，必須『證明自己的清白』？

如果，我們的社會變成是清白的人必須『證明自己的清白』，那麼，任何人都可以隨時指控別人犯罪，然後讓被指控的人，陷入『證明自己的清白』的漩渦

中疲於奔命，而隨意指控的人，完全不須付出任何代價，這會是何等讓人不安的恐怖社會。

受過法律訓練的人，都知道一個重要的道理：被告不負舉證責任。更直白的說法就是：提出控告的原告負有舉證責任。指控他人若不需要負舉證責任，社會不會更安全，反而使好人受到更多莫名的誣陷。

所以，如果有人指控你的論文抄襲或學位造假，你該急著『證明自己的清白』？甚至懷疑自己，真如指控之人說的那樣嗎？不必，真的不必如此。反而是提出指控的原告，必須舉證指控的內容。否則衆口鑠金，會參殺人的故事不會消停。

關於這點，只要修過大學法學論的都知道，更多法律專家更是清楚，就請指控的人提供指控內容之證據。順帶一提，法律上還有種說法：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

此外，一般人不懂法律與學位取得相關實情，因而有所誤解就算了，但接受專業訓練與知識洗禮的專業人士，如果不慎誤用了手中掌握的知識，甚而故意誤導社會大眾，全因個人私心或利益考量，這將會成為社會的災難與不幸，如此人性與惡沒有距離。

法律攻防不是最難，人心才是。

# 金門歷史地貌新探

◎董群廉

古崗是一座開發很早的漁村，早在宋代即有蔡氏先民由同安遷居許坑，即今之古崗。從訪談資料顯示，蔡氏先民擁有多項的漁業技術，駕駛二桅大帆船，出航「討海」，在明清時期遠到澎湖群島捕魚，甚至到了台灣。

古崗村的名稱很多，除了許坑以外，有鼓坑、古坑、古岡各名稱，然而最早的名字叫「滸興」。「滸興」被清楚的記錄在古崗的《董氏族譜》，這本《董氏族譜》是董鵬先纂修的，所以古崗的最早名稱有一定的可信度。

「滸」根據《辭海》之解釋，「水涯也」，《詩經·大雅》曰：縣「率西水滸」；《爾雅·釋丘》云：「岸上滸」，註：「水邊也」。所以從字面解釋，「滸興」應該是海邊興起的一座村莊，然而古崗村現今以中心點（村公所）起算，離大垵港約千餘公尺，離九山垵港約一千五百公尺至二千公尺，筆者認為古崗村在早期是一座臨海的漁村，只是近千年的滬海桑田變化，由臨海變為不臨海。筆者大膽推測「古崗湖」和「肚仔內」應該是「瀉湖」形成的，甚至小古崗的「風水潭」亦是。

有一張繪於明萬曆年間的〈浯洲場圖〉，圖中陳坑巡司和金門千戶所之間有一深入內陸的海灣，似就是古崗湖和「肚仔內」的位置，讀者或許會提出質疑，如果海水要深入內陸，海平面至少要上升數公尺，筆者的回答這是肯定的。茲舉賢厝村為例，賢厝舊稱顏厝，顏氏是村中大姓，顏氏始祖必和公，於宋初來金，根據《顏氏族譜》載，顏必和於北宋祥符元年（1008）由永春連浦遷居金門。〈浯江·顏氏族譜序〉云：

吾族姓顏，自唐廟真卿公元孫諱普子泊公，入閩居德，徙永春。同浯一派，出自永春仁貴公，以上世系詳載永春舊譜，犁然可考。同之始祖，仁貴公六季子必和公是也。宋世攜子諱

禧即四郎公，自永春之達浦頭徙同之浯江，復舉夫子柳州知諱若佐即五郎公，與兄四郎公俱於賢厝鄉住焉，嗣而支分衍派，日新月異。

顏家的職業為何，史志無載，但顏氏家族，時常往來泉州與金門之間，有可能是從事商貿或航運，顏氏遷浯三世顏九郎（即五郎公次子顏達），於南宋紹興八年修建泉州安平橋時捐款。近年修復工程中，發現橋欄上有「浯洲嶼顏達為考妣施此一間」字樣。「一間」是指一定長度的橋段，通常每隔一間會安置橋墩，捐建「一間」的石材，所費不貲，由此可見顏達應具有相當的經濟能力，才能參與安平橋的捐建行動。

宋代的泉州是海上貿易興起的城市，商賈絡繹不絕，「富商巨賈鱉集其間」，商棧林立，市易繁榮，「民數倚於商」，商人在地方的公益建設活動居於主導的地位，浯洲嶼顏達有很大的可能是從事商貿或航運的業者。根據《永春縣志》記載：「南宋（1127-1279）中期，永春達浦顏必和的曾孫十六郎從金門移居南洋。」在那個年代能夠遷居南洋者，大概也只有從事商貿或航運的家庭才有可能。通常從事商貿航運或漁業者才篤信海神，因為他們注重海上航行安全，祈求神明保佑平安。海神中金門人篤信媽祖者最多，奉祀媽祖者也最多，宋時顏厝（今賢聚村）即建有媽祖廟。舊志載：天后廟「在賢聚村者，稱西宮，宋時建」。從方位言，「西宮」應該是指在村落的西隅，有可能是在今「向陽吉第社區」附近，通常天后宮即建在碼頭附近，所以海平面勢必抬升數公尺符合實情。

再舉一例，「榜林」在南宋時還是一處海灣，陽翟的陳家在此買塊田種稻。情形是這樣的，陽翟陳氏六世祖陳大燦娶董林宋氏，宋氏早亡，再娶蔡氏，生有六子，第六子自幼為僧，蔡氏取儒家五常之義，為建、遜、迪、迨、進等五個兒子析分家產，以仁、義、禮、智、信分作五房，創建「五恆堂」大宗祠，

奉祀遷居金門的始祖陳達，及以下至六世祖的神主，乾道九年（1173）蔡氏立遺囑云：

退夫在日，買到董林宋埭田種八斗，浦頭地種五斗，與充衣鉢。其鄰近田地，堪自耕作。……尚有東沙大水頭、沙美、東浦、山柄等處田地，未經支分，為吾瞻業，百歲後移充蒸嘗，輪年收管，追祭祖上時忌，灑掃墳墓。

「乾道」是南宋孝宗的年號，孝宗是南宋的第二位皇帝。「董林」即今之榜林，埭田通常闢建在海灣，「退夫在日，買到董林宋埭田種八斗」，試想現在的海面必須抬升多少公尺，才能讓現在的榜林回到往日的風貌，沒有抬升八公尺或六公尺以上有可能辦得到嗎？

還有2003-2004年間，我尚在國史館服務，返鄉從事口述歷史工作，有一天我到料羅村訪問謝政達（謝宜璋議長的尊翁）老先生，訪談中他提及料羅一地名「船塢」，訪畢他帶我到「船塢」，竟然是村後的半山腰，用目測其高度約高於海平面十至十二公尺，離海也有百餘公尺，很不可思議。如果在「船塢」造船，完工後的船再用人力抬到海中，勢必花費很大的功夫和力氣，為什麼「船塢」要建在那裡呢？謝老先生也覺得很奇怪！

考查「料羅」最早躍上歷史舞台是在宋嘉定十年（1217），真德秀知泉州府，「巡海濱，屯要塞，遣將擊賊於料羅，賊遁去。」因為屯兵水師在料羅，最有可能在料羅設置造船廠或修理船廠，所以有需要設置「船塢」。如果「船塢」是真德秀停放戰船的地方，當時的海平面就是「船塢」的位置；如果是修理或建造戰船的「船塢」，則海平面應略低於「船塢」，以二、三公尺為宜，最多不會超過五公尺。若以中數十一公尺為標準，海平面與「船塢」的高低差是三公尺，宋代的海平面應高於現在的海平面八公尺；若兩者的高低差是五公尺，宋代的海平面應高於現在的海平面六公尺符合實情。

不論海平面抬升六公尺或八公尺，海水自然可以侵入到文台寶塔廣場下方，成為一處寬闊的海灣，同處於宋代開發階段的村莊，「滸興」臨海自然毋庸置疑，港灣深入，有利於航運和漁業的發展，也符合漁村的形成。後來由於泥沙被海浪帶進海灣，「瀉湖」自然形成「肚仔內」和「古崗湖」，後來海平面逐漸下降，湖東就出現一片長達數百公尺的沙丘，也就是現在古崗湖的地景。當時村民忙於生計，且又缺乏識字人才，因此沒有留下文字資料，又因時間久遠，後世遂認為「古崗湖」是四周丘陵高地匯集雨水的天然的湖泊。

三、滄海桑田話金門

金門舊名「浯洲」，尚有仙洲、滄浪、滄海、浯江、滄海之別稱，金門之得名，始明洪武二十年江夏侯周德興，奉命於此築城，以防禦倭寇的侵擾，於今之金門城築守禦千戶所城，因形勢險要，具「固若金湯，雄鎮海門」之勢，故命名「守禦金門千戶所城」，後簡稱「金門」。

舊時金門最通行的名稱為「浯洲」、「浯江」，故簡稱「浯」。洪受《滄海紀遺·序》云：「同安背山面海為縣治；而海中之山，可居者有五，浯洲其一焉。」後來許世英的《新金門志》，探討「浯洲」、「浯江」的由來，綜合其說，提出自己的看法，書云：

浯洲、浯江之得名，莫詳所自。或曰：同安海中山，可居者五，浯數第五。或曰：唐置牧馬監凡五，浯數第五。或曰：浯洲一島，滄桑以前，由五島連綴而成。皆附會也。按：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泉州有浯江，郡志云，南渡時，衣冠士族避地於此，故又名晉江。今晉江之水，流經縣治南者曰浯江。晉江二源，一出永春，而永春亦有浯江。海中島嶼，除浯洲外，隔海復有浯嶼。考各家宗譜，島人先世，多來自泉州，是則此之浯洲，與隔海之浯嶼，其由晉江之浯江而得名歟。（四之二）

老胡以為我不知道北高雄有一處集中派報區，他解釋：「各家報紙的送報車，會把當天的報紙送到○○大樓的騎樓，派報工會的幹部就先在那兒指揮送報生將廣告單夾報，再按照報份數的夾報費算給送報生，送報生領完了報紙才去送報。」

「我知道你們集中派報的地方，早上三、四點鐘像菜市場，吆喝聲不斷；」我以過來人的經驗說：「我曾經載了一萬份海報去夾報，在現場監督送報生一份報紙夾一張海報，不能夾兩、三張。」

老胡呵呵的笑了：「海報業主若不在現場，就有可能一份報紙被夾三、四張海報，當冤大頭。」

「你們常幹這種事？」我開玩笑的說。

「海報業主夾報，工會每張收四到五毛錢，發給我們三毛錢。」老胡話題一轉：「我兒子看到了商機，在澄清湖附近成立了派報辦事處，他是主任，我女兒是經理，他們除了兼辦澄清湖附近各家報紙派送的工作之外，也兼辦訂報、退報，經手的各種報紙超過五千份，另外也兼辦廣告刊登、海報印刷設計、夾報、傳單派送、代寄賣場DM型錄，雜七雜八的工作，夠他們忙壞了。」

我暗地計算之後，數著：「以五千份報紙為基數，每天有五千份夾報，再加上廣告代登、海報代印，報費代收，每個月營業額應該超過兩百萬元，保守估計，若有一成利潤，每個月就有二十萬元收入，你還需要去當派報工嗎？」

「嘿嘿！」老胡乾笑了兩聲：「我只是去工地打雜，跟老朋友開講，不想在家裡悶著。」

「你大可不必一大早出來送報呀！七十歲了，你的眼睛還看得清楚紅綠燈嗎？」

「嘿嘿！」老胡習慣乾笑之後再接著說話：「是呀，六十歲以後，我的視力就開始退化了。」

「天還沒亮，到處暗蒙蒙的，老哥眼睛不好，送報要小心。」

「我只幫忙送四十幾份報，你們這兒訂報的人少，太分散，不好送，我熟門熟路，比較不會漏送。」老胡把半截香菸丟在地上踩熄，順勢踢進水溝蓋的洩水孔。

我知道老胡抽完菸就要收報費，我幾度想告訴他要停訂，卻又說不出口，只問他：「要給你多少錢？」

「三千六百啦！對你來說是小意思！」

「你等等，我上樓去拿錢。」

我轉身回樓上拿錢時，太太問我：「你沒告訴他不訂了嗎？」

我苦笑的說：「我說不出口。」

太太只回我一聲：「嗯！」

續訂後約半個月，有一天早上天還沒亮，我被救護車裡伊喔伊的警笛吵醒，幾秒鐘後警笛聲停止了。我起床打開窗戶探看，附近的紅綠燈下方，有一輛車頂閃著紅藍燈的警車，一旁的救護車打開後車門，正在把擔架推下來；交叉路口中央橫停著一輛小貨車，前輪壓著一輛機車。救護人員忙著抬受傷的人上救護車，不久，救護車又喔伊喔伊的開走了，我也回床上睡覺，不過，睡不著，起來漱洗之後，打開電腦看電子報。

早餐後下樓拿報紙，信箱內空空的，報紙沒送來。心想：「老胡老糊塗了，今天漏送報紙。」

大約九點左右，對講機響了，螢幕現出一位中年人，他抬頭望著攝影鏡頭問：「老闆，你今天有沒有收到報紙？」

我回答：「沒有。」然後問：「老胡怎麼沒送報？」

對方說：「老胡在加護病房。」

我驚訝的問：「老胡怎麼了？」

「他早上在你們附近這個紅綠燈，被小貨車撞倒了，被一一九救護車送醫急救。」送報生說：「我猜他是要把報紙送過來你家，被不小心的小貨車撞上了。」

「啊……！」我自責的告訴自己：「我如果停訂報紙，或許他就能逃過這一劫。」

（下）



## 遇見校園綠幸福

◎巧爾

國立海洋大學女舍前的廣場，種植數十棵木麻黃、黃金榕的小樹苗，造型如波波球花束，縱橫排列吸引路人目光。有日清晨步行運動到此，正見校工持水管在進行澆水、養護等例行工作。



